

## “还”的语源义特点及其虚化路径

吴长安 乔立清

**摘要:**通过对“还”探源,找出其源义素并充分发掘其语源义特点,以说明其对“还”由古及今的各个义位的统领价值;进而勾勒出“还”的语义虚化环链——以“返”和“回”为起点构成两大语义引申系列,各系列内部又有分支而呈现出链状的多层级网络结构。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其虚化路径。

**关键词:**语源义;统领;虚化环链;虚化路径

**中图分类号:** H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017(2008)06-0075-08

### 1. 语源义

从词汇发生的角度看,多义词最初所获得的那个意义是原始意义(即本义),其它多个引申义皆由此孳乳引申出来,形成一个义素、义位和义族三位一体的层级体。这样的层级分为潜隐层和表现层。潜隐层是指源义素。它是孳生义位的内核,是不断驱使词义繁衍生息的力量源泉。当其借助人们对该词语的使用而凸现了某个角度的意义时,就上升为义位,这样的质变不断发生,众多新义位的集合便构成了义族,词作为一个整体,就是义族的载体。

王宁(1996)指出:“如果我们对汉语的早期词义加以分析,就会发现,词义的内部实际上存在两种不同的因素:一种是词的表层使用意义;另一种是词的深层意义。……词在使用时都有一个表面的义值,除此之外,词义内部还存在一种在表面上并不直接显现的东西。……它来源于造词的理据,由词的内部形式所负载;它贯穿于词义引申的全过程,也贯穿在同源派生词之间——在词义引申和新词的派生中,使用义发生了变化,而词源义只在某一阶段发生相应的分解,却从不消逝。”<sup>①</sup>王宁这里所说的“词的深层意义”“一种在表面上并不直接显现的东西”,就是我们谈到的源义素。从其对立义位产生的“源泉”意义的角度看,我们称其为语源义。就本文所要论述的“还”来说,各义位的语义功能和用法是“还”的表层的、具体可见的、容易理解的使用义;而隐藏在“还”的各义位内部,还有着某种共同的、相关的深层意义,它在词义表面并不直接显现,是维系着这个词义家族的“纽带”,是“还”的各个义项同条共贯的理据,这是人们使用时难以察觉的核心义素,即“还”的“源义素”。

一般说来,词的引申功能取决于本义内是否含有抽象性的义素,取决于本义能否虚化,即在产生直接引申义时能否打破“母体”指称具体事物的局限。抽象性义素是产生引申义的重要基因<sup>②</sup>。比如“稍”本义是“苗末”,(即禾类末端渐小处),与之同源的词有“秒,麦芒”、“艖,船尾”、“霄,云端”、“梢,树枝尖端”、“消,水消减”,这个词族的词义中都隐含有“尖端——减小”的深层义素。“引”的本义“开弓”,与其同源的词有“延,长行”、“涎,慕欲口液也”、“筵,竹席”,这组词都暗含“长”的源义素。再如,“因”的本义为“车垫子”,(即铺在车上供凭借的片状物),引申为“凭借”、“沿袭”、“原因”等三个义项,这三个引申义中都有本义中表示抽象性特征的“凭借”这一义素。以上所举的“稍”与其同源词所共同具有

①王宁《训诂学原理》,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年,第146-148页。

②殷寄明,邵文利《论词义的因果引申》,《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学报》(汉文版·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

收稿日期:2008-6-19

**作者简介:** 吴长安(1963-),黑龙江望奎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留学生教育学院和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理论语言学、汉语语法学。

乔立清(1979-),吉林通化人,语言学硕士,现供职于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战略管理中心。

的“尖端减小”这一表象特征,“引”与其同源词意义中所共同具有的“长”的形象性特征,还有“因”与其引申义之间共有的“凭借”这一抽象性词义特征,都是在人们对外界事物的认识之初,选取事物的区别性特征作为事物命名依据,并在词义繁衍过程传承下来的遗传因素。

我们需要发掘出驱使“还”发生语义引申虚化的源动力,以便于将“还”的共时平面问题纳入历时发展中的动态词义系统的解释上来。那么“还”的本义所记录的抽象性义素是什么?其隐含的源义素的形象性特征又是什么?我们将借助“还”的字形和与其相关的同源词来探讨其语源义。

在汉字字形中,声符有示源功能,而形符也往往对范畴义有启示作用,“还”的古字形就带给我们有力的信息。“还”,“从辵,𠂔声”。“𠂔”是声符,“在汉字中,凡是从𠂔(或以𠂔为声符)的字,多有圆环、回转等义。”比如,“环”(环),从玉从𠂔(𠂔兼作声符),古代一种中心有孔的圆形玉器。“鬟”(鬟),从髟从𠂔(𠂔兼作声符),一种环形的发髻;𠂔即圆圈,古时妇女把头发梳成圆环形状。“纆”(纆),由系、𠂔会意(𠂔兼作声符),指绳索的圈套。“寰”(寰)从𠂔(𠂔兼作声符),古代盛行“天圆地方”之说,故称天下为寰宇<sup>①</sup>。依此类推,“还”(还),其声符“𠂔”兼有示义功能,义即圆形的路线;形符“辵”,“乍行乍止也”,跟行走有关。可见“还”的“返回”路径呈圆形,或者至少与圆形有关。

王力《同源字典》中归纳出与“还”相关的同源词有“回、环、运、圜、运”<sup>②</sup>。

**回**：“昭回于天。”《诗经·大雅·云汉》(传：“回，转也”)。“图回天下于掌上而辨白黑。”《荀子·儒效》(注：“回，转也”)。“回朕车以复路兮。”《楚辞·离骚》(注：“回，旋也”)。

**还**：“将还玩吴国于鼓掌之上。”《国语·吴语》(注：“还，转也”)。“引车右还。”《楚辞·招魂》(注：“还，转也”)。“三人还射。”《史记·李将军传》(正义：“还，谓转也”)。“不意大王还意反义，结以朱颜。”(师古曰：“还，犹回也”)

**环**：“戎翟之民实环之。”《国语·晋语二》(注：“环，绕也”)。“三江环之。”《越语上》(注：“环，绕也”)。“譬众星之环极。”《文选·张衡西京赋》(注：“环，犹绕也”)。“水潦所还，埽丘。”(注：谓丘边有界埽，水绕环之也)。“以地还之也。”《公羊传·庄公十年》(注：“还，绕也”)。“师还齐侯。”《成公二年》(注：“还，绕也”)。

**运**：“三卜之运也。”《公羊传·定公十五年》(注：“运，转也”)。“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庄子·逍遥游》(司马注，运，转也)。“将运舟而下浮兮。”《楚辞·九章·哀郢》(注：“运，回也”)。“浑元运物。”《文选·班固幽通赋》(曹注：“运，转也”)。

**圜**：“圜，回也。”《说文》。“圜，象云回转形。运，转流也。凡从云之字，皆有回转之义”。《段注》

**运**：“运，转流也。”《说文》按，水流濚回之义。

这个词族中的每个词的词义都含有“转”的义素。这个“转”义就是语源义，是人们主观上对客观事物的形象的同一性认知的结果。从“还”的字形分析到对相关的同源词系联推源，可以看出，隐含在“还”的义族中，处于基底的、深层的语源义象就是“回转”。在“还”的语义网络结构中，“转”这一义素制约着“还”的本义的纵向引申发展，其语义网络系统是源义素扩大蔓延的结果。每一个义位的语义，都与“转”有关。每一个义项的孳乳引申，都离不开“转”这一“遗传基因”的作用。

## 2. “还”的语源义特点

详细分析“还”的语源义“转”的特点，是因为词原始意义的特性能对词的引申发展施加影响，比如“铁”的“质硬”的意义特性发展出“铁拳”、“铁汉子”、“铁蹄”、“铁骑”；“习”本义“反复学着飞”有“反复多次以致熟练”的意义特性，以此发展出“复习”、“温习”等；再比如“间”本义“隙也”，有“中空”的意义特性，以此发展出“病间”、“间暇”、“间隔”、“间谍”等新义。那么“还”的义族内部，各项意义的引申发展也必然也会在语源义“转”的意义特性中展开。

“还”的语源义具有特殊性，诸义项是由“与生俱来”的、有其自身特点的，与周边世界有着积极联系的源义素，经过人的联想而实现其意义的。没有语源义与主客观世界种种联系的现实基础，没有“转”这一语源义的自在个性，是无法引申发展出众多义位的。我们结合“还”的具体义项来剖析语源义“转”的特质。

### 2.1 “还”的语源义具有动态性。

<sup>①</sup>谢光辉《汉语字源字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35, 220, 293, 32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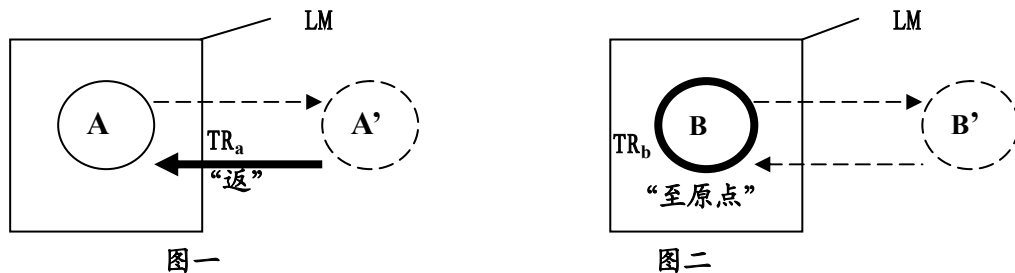
<sup>②</sup>王力《同源字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98-399页。

本义“返回”体现“转”的动态性特点。“从总体上说，源义素是一种抽象性词义特征。绝大多数的源义素都是形容性的，反映的是客观事物抽象的性状。”<sup>①</sup>“转”本身是一个运动的过程，它牵涉的是事物的运动状态。事物一旦处于某种运动状态，就会在人的头脑里转化为一种抽象的时空运动，就会关系到时间、空间、方位、结果等具体的语义范畴，同时转动着的状态也激发人们的多种相关联想，因而“还”的义族中的成员大都与“转”有关，或者是其结果，或者是其时间背景等。“转”这一动态性义素是隐含于本义中的动性基因，首先在初始义“返回”中突显出来，在以后的各个子义项中，愈来愈深藏在语义底层，最后沉淀、虚化以至变得难以为人感知。

## 2.2 “还”的语源义具有意象性。

“转身”、“反而”、“重复”体现出“转”的意象性特点。意象，是认知心理学术语，“是指实物在人的大脑中的具体映像，是对实物作出的一种类似的和模拟的表征形式。它能够现实地表征客观对象的三维空间特征及各个纬度上连续的细节特征。”<sup>②</sup>意象具有心理真实性。“转”的路线呈“圆形”，而圆形又是一种具体的形象，这一形象是人对实践活动的经验理解，是中国传统思维惯于“以近知远”、“以实推虚”的典型例证。同时，“转”又是对圆形这一具体形象的动态表达，人们通过“转”这一符号完成对主客观世界中具有家族相似的一类事物的抽象概括。不论是“返回”、“转身”，还是“反而”、“重复”等，都无不跟“圆形”的路线有着合乎逻辑的相似性联系。“转”具有动态的意象性，在“还”的义族等级结构中具有特殊的地位。

## 2.3 “还”的语源义具有二维性。



图一中，“TR<sub>a</sub>”从地点LM出发，到达A’，再回到A的过程中，其运动方向被突显，粗箭头表示“返”。

图二中，“TR<sub>b</sub>”从地点LM出发，到达B’，又回到B中，终点B被突显，粗圆圈表示“回”。

本义中表方向的“返”（图一）和转回至原点的“回”（图二）在二维平面上具体地体现出“转”的二维性特点。“维”在此指的是几何学的空间理论概念，平面是二维的，普通空间是三维的。“转”的运动过程始终处于一个二维平面，而不涉及三维的立体空间。如果运动主体的旋转轨迹存在于三维空间，整个义族的语义引申起点将更加繁多，这种抽象复杂的思维内容也不符合早期语言的具象性特征，这是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决定的。二维性与声符“巛”的语义有着极为相似性的联系，“环形”本身蕴涵的意义就是在二维平面上。所以，“还”的意象比较直观、简洁，易于操作和理解。义素“返”和“回”比较清晰、明确，隐喻投射而产生“反而”义和“重复”义。同时，“转”的二维性特点限制了“还”的引申途径，即它只能以转动的“平面性”特征为基础，发展出“返”和“回”两个引申系列。

## 2.4 “还”的语源义具有自主性。

“还”的“重复”义，往往侧重表示主观上要求行为、动作重复，常含“还要”“还想”的意思，是施事者主观上的愿望和要求<sup>③</sup>，这体现出“转”的自主性特点。运动主体自身的转动状态是“与生俱来”的，具有自主性。这与“还”的形符“辵”有关。古人善于“近取诸身”，“辵，乍行乍止也”，本是人的

①谭宏姣《汉语源义素及其在词汇系统中的作用》，延吉：延边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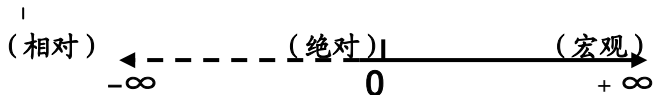
②“意象”和“意象图式”不同：认知语言学家强调“意象”在图式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且惯用图例来直观描述意象图式，但他们也明确指出意象图式与意象确有实质的不同。意象是指实物在人的大脑中的具体映像，是对实物作出的一种类似的和模拟的表征形式。它能够现实地表征客观对象的三维空间特征及各个维度上连续的细节特征。而意象图式则脱离了具体的丰富的形象，是先于概念的抽象认知结构。它建立在丰富具体意象之上，归纳概括了众多不同物体、状态、行为事件的普遍特点，帮助我们理解抽象概念并指导推理，形成有形体的想象式理解。见师璐《试论意象图式及其在词义延伸中的作用》，《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

③杨淑璋《关于“还”和“再”的区别》，《语言教学与研究》，1985年，第3期。

行走动作,这种自然而然的动作行为本来就具有主动性和意愿性,这与“还”的语义中所渗透的人为主观性因素有着相似性联系。语源义的自主性为其后来语义的主观化奠定了基础。“现在有不少研究语法化的专家认为,从主观化的角度看,语义没有淡化或消退,只不过是减弱了客观意义,加强了主观意义,这只是语义的重新调整而已。”<sup>①</sup>“还”的义族中,伴随“元语增量”的各种主观情态,也是语源义的自主性特点的进一步强化突显的结果。

## 2.5 “还”的语源义具有连续性。

“还”的“仍旧、仍然”义体现出“转”的连续性特点。从整体上看,运动主体在二维平面上自主地连续“转”动是由于语源义中潜在的、固有的连续性特点所致。连续性是动作行为和状态在某种性质维度上不断积累、发展和变化的源动力。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种旋转运动的连续性特质,“还”的语义在孳乳引申过程中,只会衍生到“重复”义这一步,便不再继续;“还”在现代汉语平面所集中表达的各类语义范畴,也不会产生。所以,“还”的语义并不是重在表达动作进行之后的重新开始、重新进行,而是重在突显动作圆满完成之后的连续性。“重复”只是连续转动过程中的一个点。“还”不仅含有“重复”义,还往往强调重复的动作与原动作之间的顺接性、连续性。因此,相当于“仍旧”、“仍然”的“持续”义,就是其语源义中隐含的连续性特点强化突显的结果。这种延续的运动状态在时间上,体现为主观大量的时段,由此抽象出一种时体范畴,可以容纳较长时段内的动作行为和状态。



图三

从另一个角度看,某种性状的“持续”发展则会随着量的不断增加而引起质的改变,其结果是程度的纵深发展和量的绝对增加,“‘增量’和‘持续’是两个相通的概念,状态的持续往往伴随数量或程度的增加,两者有时难以分开。”<sup>②</sup>由此“还”的程度范畴和量范畴产生。如果没有某些条件的限制,程度和量会无止境的增加,所以图三中实线向“+∞”无限延伸。表达程度加深义,如:

- [1] 少年康伟业并没有觉得戴晓蕾是如何漂亮,甚至[还]因为戴晓蕾瘦削的狐狸脸而遗憾。(《来来往往》)
- [2] 真怪,他一脸懊恼,双手[还]微微发抖。(《秋雪湖之恋》)
- [3] 我妈好不容易生下我,[还]开了肚子呢!(《减去十岁》)

如果再引入程度和量的对照体,就会形成主观上的估量,如多与少、高与底、快与慢、好与坏……。程度“浅”之义和量“少”之义都是比较之后的或然结果,并非绝对地变浅、变少,语义具有相对性,所以图三中虚线向“-∞”无限延伸。表达程度浅义,如:

- [4] 突然睡醒,轻轻起来,看到峰峦[还]只有明暗阴阳之分时,黎明的霞光却渐渐显出了紫蓝青绿诸色。(杨玲用例,1999)
- [5] 这个房间[还]干净些,那个房间(却)脏死了。(马真用例,1984)

## 2.6 “还”的语源义具有匀质性。

语源义的匀质性在“还”的“持续”义和程度义中突显出来。运动主体在没有外界因素影响的情况下,其理想的运动原型不涉及或快或慢的不稳定状况,而是匀速转动,即“匀质性”。从“还”选择限制的后续成分的语义特征来看,表时段的“持续”义和表程度量的“深、浅”义都选择那些具有匀质性特点的谓词性成分。如上几例中的“遗憾”“发抖”“显出”“脏”等。因为“表时段的时间副词所限定的动作行为或性质状态,内部一般上都是匀质的、恒定的,在一般较长或较短的时间内基本没有变化。”<sup>③</sup>不论是表程度深,还是表程度浅,都是对某种抽象的性状义的修饰限制。而形容词、心理动词和部分非心理动词都具有抽象的性状义特征,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动作性和时间性很弱,具有静态性质。静态动词“内在时间性的特点是无限性和匀质性,它表示的是一种不间断状况。”<sup>④</sup>“还”的持续义和程度义与其所修饰限制的后续成分具有语义双向选择性,维持这种关系的潜在的语义基础正是“还”的语源义的匀质性特点。

## 2.7 “还”的语源义具有混沦性。

①沈家煊《语言的“主观性”和“主观化”》，《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4期。

②沈家煊《跟副词“还”有关的两个句式》，《认知与汉语语法研究》，2006年，第129页。

③张谊生《现代汉语虚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1页。

④郭锐《过程和非过程——汉语谓词性成分的两种外在时间类型》，《中国语文》，1997年，第3期。

“还”的义位繁多，体现出“转”的混论性特点。语源义一般都是表达人们对可观世界的最初的、模糊的认识。“转”这个源义素具有原型效应，表现为语义混论、外延模糊、界限粗略的一种状态，它有着多重的意象结构，并寄托于具体的事物来表达人对复杂世界的认知理解。“转”的状态、条件多种多样：有速度快、慢之分，方位正、反之辨，时间长、短之别……，这些蕴涵在“转”这一源义素中的不同特点也会相应地引申出不同的语义。它提供了人们形成意象的基体，是人们要表达某种事物关系的辖域基础。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入和频繁的交际需要，“转”这一基体的某一部分可能被突显，成为注意的焦点（即侧面），变成具体的语义值。这种原始的混论性的源义素并没有逐渐分化出独立的词，而是作为词素遗留在语词的孳乳引申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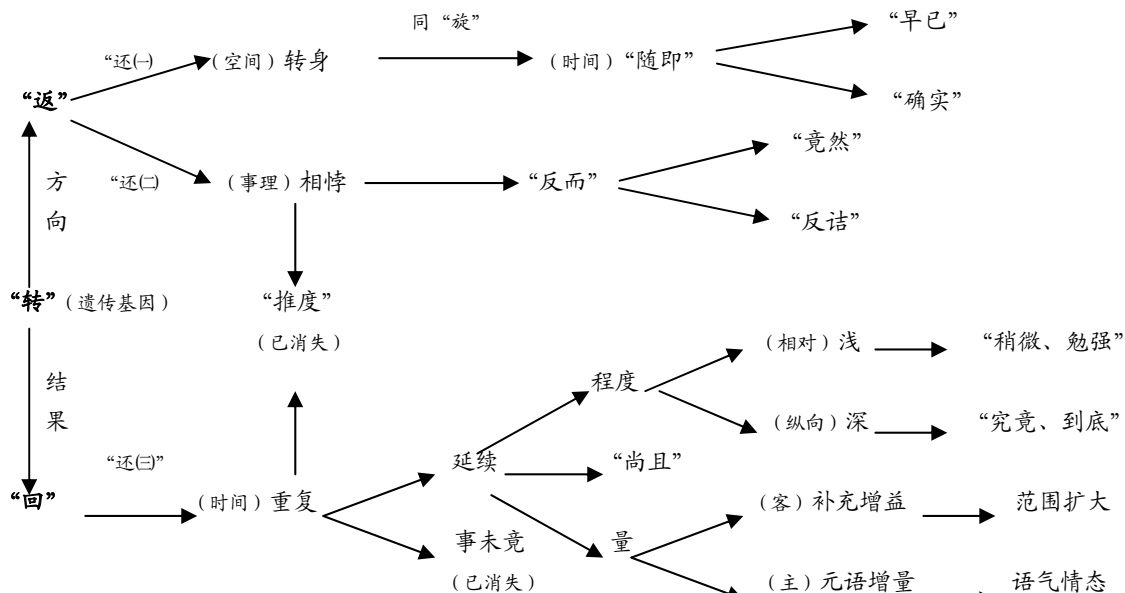
## 2.8 “还”的语源义具有隐含性。

“转”这个源义素没有与具体的指代对象相联系，而是隐含内存于“还”的各个义位的深层次中，作为核心的构成义素，对某类具体的客观对象的表象特征进行描绘，包括事物内在的某种属性、状态。它的动态性、意象性、二维性、自主性、连续性和匀质性都深藏于“还”的语义整体的深层内核中。“转”这种抽象的状态，不会在具体的义位中明白显现出来，而要通过义素分析，离析遗传义素才能够看清。它好像遗传基因，潜伏在词义系统中，发挥着巨大的繁衍“子孙后代”的作用，有着极强的渗透力和发散性。

“转”这一语源义是“还”的义族的精髓和灵魂，把具有“转”的状态或者与“转”相关的一类事物系联起来，从而构成“还”的庞大义族。

## 3. “还”的语义虚化环链

Bernd, Heine 等（1991）认为：虚化过程的转化常常导致虚化环链的出现，而语言概念转化时遗留下来的痕迹，不仅是一个共时现象，也是一个历时现象<sup>①</sup>。Lakoff（1987）等认为多义词是原型范畴，范畴各成员（即多义词的各个义位）之间的联系是一种家族象似性的联系，可以用语义链的形式表示出来<sup>②</sup>。张谊生（2000b）也认为现代汉语绝大多数虚词的虚化轨迹都可以用这种虚化环链来显示，只是内部的环结构可能略有不同而已<sup>③</sup>。“还”的本义“返回”中隐含有“返”和“回”两个源义素，“还”的语义网络中的各义位由这两个义项引申而来，根据第2节中语源义的分析，我们以“返”和“回”为起点归纳出“还”的语义发展引申的虚化环链，如图四。



图四

决定词义引申方向的往往不是这个词的原始的概括词义，而是与某个概括词义相联系的那个具体形象。本义“返回”本身是一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就含有两个具体的义象，即“返，与出发点方向相

① Bernd, Heine, Ulrike Claudi, i.e. Grammaticaliz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② Lakoff. Woma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③ 张谊生《现代汉语副词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年，第390页。

反”和“回，又至原点”，这两个义素就是本义所记录的形象特征，二者本质上是与源头“转”相关的初始意象，它们在“还”的引申过程中，决定着“还”的语义引申的方向，而且附着于词义引申的全过程，成为词义引申演变中潜在的、起主导作用的因素。“还”的各义位以“返回”所记录的形象特征为核心和起点，按照汉民族的思维习惯和认知心理，通过模拟、联想，朝着一定的方向引申。

一个具体事物，其形象可以从不同方面去认识，任何事物都可能具有多个特征。词就是基于某一语义整体选取其中的某一形象特征来反映该事物的。而且从什么角度选取什么样的形象特征，这受着本民族一定的心理与习惯的制约，体现出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也展示了人们对客观事物的主观评价。“还”之所以能孳乳引申出这样多的义位，与其语源义的语义整体有关。“还”每一个义位都记录着其语源义的形象特征，也就是同条共贯的“义类”。其源义本身就有着动态性、意象性、二维性、可控性、混沌性和隐含性等诸多特征，这些复杂的特征又提供给人们灵活多样的视角，既能联系客观世界，又能联系主观世界，因此“还”的语义网络系统展示出了深邃、庞大，颇具魅力的独特景观。

#### 4. “还”的虚化路径

张谊生认为，与副词有关的虚化现象包括三个阶段：A. 名动形实词向副词的转化；B. 副词内部由略虚向较虚的变化；C. 副词向更虚的词类，譬如连词、语气词的转变<sup>①</sup>。从副词“还”的虚化过程看，就涉及了这三个阶段：实词虚化阶段，由动词直接虚化出时间副词和转折副词，前者包括表时点（“随即”、“早已”）、表频度（重复义）、表时态（延续义）。副词内部虚化阶段，即由时间副词（主要是延续义）进一步虚化为程度副词、范围副词（客观量的添加）以及关联副词（“尚且”）。虚化终结阶段，即各条语义虚化链的末端，皆虚化为语气副词，包括表确认、表意外、表反诘、表深究追问以及各种主观性态度（命令、祈使、感叹、讽刺、责备、不满等）的语气。

副词“还”的语义从客观维度到主观维度历经这样三个发展阶段。义项所指称的内容发生从个别到一般、由具体实在到抽象空灵的变化，语义范畴渐趋丰富多样。在动词“还”的虚化动因中，存在着多种因素：这涉及“还”的语源义的特点、人的认知心理、“还”所在的句法环境的变化，以及语言系统的自身调节作用。其中，“还”的语源义特点是先决性条件。“虚化的先决条件是一个实词的词义本身。”<sup>②</sup>此外，隐喻机制、句法结构、重新分析、推理机制、吸收机制、泛化机制以及语言系统的调节机制都促使“还”的语义发生虚化。“不同的虚化机制并不都发生在虚化的全过程，而是发生在虚化的不同阶段。隐喻机制只在虚化的早期阶段起作用，也就是发生在实词变为较虚实词的阶段；推理机制贯穿虚化的全过程；泛化基本上也贯穿始终，但是语素变得越虚就越不易再继续泛化；和谐和吸收两种机制只在虚化的晚期起作用，也就是发生在虚词变为更虚成分的阶段。”<sup>③</sup>动词“还”在实词虚化阶段，隐喻机制起主要作用；在副词内部的虚化阶段和虚化终结阶段，由多种因素交互作用。

##### 4.1 隐喻机制

隐喻是从一个认知域到另一个认知域的投射，是一种用一个具体概念来理解一个抽象概念的认知方式。比较典型的是词语意义由空间义向时间义转化。“还”的两个语义引申系列的起点“返”和“回”，都表达了明确的空间位置关系，如图一、图二所示。在“返”的语义引申系列中，表空间方向的“转身”先引申为“想跟随”（同“旋”），又经过隐喻机制的作用，引申出表达时间义的“随即”。如[6]及有徒之者，[还]赐之如令（《韩非子·内储说上》）。“返”所隐含的方向相反之义通过隐喻，投射到逻辑事理上的相反，故“反而”义项产生，如[7]譬画虎不成，[还]为狗者也（《三国志·陈思王植传》）。在“回”的引申系列中，运动主体若干次转回至原点的这种“重复”性，通过隐喻，“重复”具有了时间性，如[8]尽输遥役，聊就空自眠。子孙日以长，世世[还]复然（柳宗元《田家》）。

##### 4.2 句法结构

“还”所在的句法结构的变化是其发生虚化的基础。由于结构关系和句法位置的改变，实词由表核心功能转变为表辅助性功能，词义也随之变得抽象空灵，从而导致了副词的产生。“还”在先秦已开始与动词性成分构成连动结构。“还”仍作为动词，是谓语的构成成分。如：

①张谊生《论与汉语副词相关的虚化机制——兼论现代汉语副词的性质、分类与范围》，《中国语文》，2000年，第1期。

②孙朝奋《〈虚化论〉评介》，《汉语语法化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31页。

③沈家煊《实词的虚化机制——〈演化而来的语法〉评介》，《当代语言学》，1998年，第3期。

- [9] (宋成公) [还]入于郑。(《左传》)  
[10] (晋文公) [还]自河南济。(《左传》)  
[11] 秦师克[还]无害。(《左传》)  
[12] 郑子耳伐我西鄙, [还]围萧。(《左传》)  
[13] (声子) 通使于晋, [还]如楚。(《左传》)  
[14] (蔡侯) 今[还]受享而情。(《左传》)

但是“还”在这样的句法结构中,逐渐失去了核心功能,不再是谓语的一部分,变成谓语的修饰成分——状语。如[15]又顷前数日,寒过其节,冰既解释, [还]复凝合(《后汉书·郎头襄楷列传》)。[16]庭数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岑参《山房春事二首》)。[17]战国获其功,称为名将;世平能无所施, [还]入祸门矣(王充《论衡·定贤》)。因而,“还”的“反而”、“重复”、“延续”等义项的产生,是以其句法位置的变化为基础的。

#### 4.3 重新分析

重新分析是在没有改变表层结构形式情况下,一个本来可以分析为(a, b) c的结构,由于认知角度的变化,经过重新分析,变成了a, (b, c)。重新分析标志着这个词汇单位语法化过程的完成,是从认知的角度把这种词义虚化、功能变化的过程以结果(虚词产生)的形式表现出来并加以确认。<sup>①</sup>起初,“还”所在句子中的表层结构没有改变,由于人们的理解起了变化,对同一种句法结构有了新的解释。或者把连动结构分析为偏正结构,如:[18]及有徒之者, [还]赐之如令(《韩非子·内储说上》)。或者把动宾结构分析为偏正结构(谓词性宾语)。如:[19]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划尽[还]生。(秦观《八六子》)“重新分析前后的两种结构有同义关系,不影响实际意义的把握。”<sup>②</sup>使用者理解上对旧形式的隔膜和对新形式的确认,导致概念转化,新义项产生。

#### 4.4 推理机制

推理是语用推理,是指双方会话的隐含义逐渐“固化”而变为规约意义。Joan Bybee 等人认为,“推理机制是虚化的最重要的机制,它贯穿于虚化的全过程。”<sup>③</sup>“还”的“竟然”义由“反而”义推理产生。当人们在对话中,表达一件有悖于常理的事情同时,还隐含着出乎意料的主观感受。这种隐含在会话中主观态度逐渐固化形成“竟然”义,如[20]主父宦不达,骨肉[还]相薄(左思《咏史》)。此句中“还”可以理解为“反而”义与“竟然”义并存。“还”的“补充、增益”之义是由“延续”义推理而来。当某种动作、行为或状态的“延续”义,和其隐含的结果(“范围扩大”)共存于会话中,隐含义会随着“还”的使用频率的增大而突显固化,故“补充、增益”的义项形成。如[21]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杜甫《兵车行》)。这句中,既是戍边行为的时间“延续”,也是主人年龄的“增加”。

#### 4.5 吸收机制

吸收是指虚词吸取上下文的语境意义,导致词义变化。与推理机制不同的是,吸收关联的语境是狭义的,而推理机制关联的语境(语言使用者所处的环境)是广义的。“还”的“早已”义、反诘义和“稍微、勉强”义都是通过吸收机制完成的。“还”表“随即”义时,它所处的句子的结构是“NP<sub>1</sub>+VP<sub>1</sub>, 还 NP<sub>2</sub>+VP<sub>2</sub>”,这里的“还”强调 VP<sub>2</sub> 动作发生快,与 VP<sub>1</sub> 紧紧相承,当语境中突显出 VP<sub>2</sub> 完成态时,“还”由于经常使用,便吸收了语境中的完成态,并强调 VP<sub>2</sub> “早已”完成,这时,“还”所修饰的动作、状态不要求时间参照点一定出现,即“还 NP<sub>2</sub>+VP<sub>2</sub>”可以单独成句。如, [22]菊散余香,看看又[还]秋暮(周邦彦《留客住》)。

“还”的反诘义是“反而”经常处于问句中,吸收语境中的反诘语气而形成的。如, [23]以我应他人,君[还]何所望(《焦仲卿妻》)? 这里的“还”在表达某事与常理相反的同时,也表明说话人的反诘语气。

事物的“延续”状态一旦受到某种阻碍因素,程度就会相对变少、变浅,即“稍微”或“勉强”维持原状。“还”吸收语境中的阻碍因素,“稍微、勉强”义随之产生。如, [24]请客的饭[还]没到口呢,已经恭维主人了!(《围城》)

#### 4.6 泛化机制

①刘坚,曹广顺,吴福祥《论诱发汉语词汇语法化的若干因素》,《汉语语法化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17页。

②马清华《词汇语法化的动因》,《汉语学习》,2003年,第2期。

③沈家煊《实词的虚化机制——〈演化而来的语法〉评介》,《当代语言学》,1998年,第3期。

“泛化是一个实词的语义成素部分消失,从而造成自身适用的范围扩大。”<sup>①</sup>表现在句法结构上,泛化是类推的结果,词的适用范围在纵向平面模仿推广,由“(a)+X”推广到“(b)+X”,而后再继续扩大,导致“(a/b/c/d)+X”。<sup>②</sup>“还”的“确实”义,各种主观性态度,以及相关句式“无论X还Y”、“除了X还Y”、“不但/不仅/不光X,还Y”,都与泛化机制有关。

“还”的“随即”、“早已”义都表时间关系,突显出动作行为的承接或完成,当“还”的语义中时间因素冲淡,“还”的存在突显出确认的主观情态,故表评注性的“确实”义形成,如[25]秋风吹木叶,[还]似洞庭波(王褒《渡河北》)。<sup>[26]</sup>应付这种场面[还]是我有些经验。

“还”的虚化链末端是表各种主观性态度,这是表量的“还”的使用范围推广扩大的结果。当“还”表达客观量的语义成素在语境中逐渐淡化,更多地用于表达各种主观情态(包括命令、祈使、感叹、讽刺、责备、不满等语气)的句子中时,“还”则起到强化主观性的作用。“还”于是泛化为传递各种主观情态的语气副词。如[27]养熟的鸟[还]有飞走的时候呢,何况是一个人!(《大淦记事》)[28]这么大的人[还]扛不动一百斤?(李宇明用例,1999)

“还”可以单独使用表范围扩大,后来“还”在几种固定格式(“无论X还Y”、“除了X还Y”、“不但/不仅/不光X,还Y”)中,合成表示某种范围。如[29]无论是远方的山峦[还]是近处的树木都依稀可辨。[30]除了感动他个性十分固执之外,[还]感动他很直朴和诚实。“还”在表客观量时由单独使用到合成使用,由一种固定格式到几种相关句式,是泛化机制作用的结果。

#### 4.7 语言系统的自身调节

李宗江认为,“犹、尚、还”存在一个历史替换的问题。“到了元明时代,情况有了较大的变化,‘犹’和‘尚’大为减少。‘还’已成为最主要的表‘延续’的副词,而且已可以表示‘尚且’”<sup>③</sup>。社会的需要总是使对应历史阶段的现成语言在两个方面相对力不从心。一是新事物的出现需要新的语言表现材料和语言表现形式。二是人们认知水平的提高每每使得现成的语言表现手段捉襟见肘。当古汉语中的“犹、尚”愈益不能满足社会交际的需要时,人们表达相关语义范畴就急需某种新的语言形式,这样,交际的需要迫使人们无意识地从现存的语言系统中寻找一个内部义位系统更加完善或者具有形成语义网络潜力的新词。

“用一组词语表示相同的意义,这与语言符号系统的经济原则是相违背的。”<sup>④</sup>“还”的语义条件适合相应历史阶段的社会需要,语言系统就会自动进行调整,即以“还”替换当时的“犹、尚”,表达“延续”义和“尚且”义。因此“还”逐渐虚化为具有家族象似性的庞大的义族。

“还”的语义的每一步虚化生成,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单独一种虚化机制无法完成这样庞大的历时工程。比如“重复”义项的生成就涉及隐喻机制、句法结构的变化和重新分析三重机制的共同作用。再如“反而”的义项是由隐喻机制、吸收机制和重新分析综合作用而成。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使“还”成为虚化脉络清晰完整,内部义位的网络系统缜密完善的典型副词。

### *Hai's etymeme and Semantical evolvement path*

WU Chan-an QIAO Li-qing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New China Life Insurance Co., Ltd)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ain the commanding effect of *Hai's* etymeme which can govern all the glossemets of all times, the thesis probes the origin of *hai's* semantic system to find out its etymeme whose semantical traits are fully excavated, so that we can draw the outline of the semantical evolvement chains, which form two main series based on the starting points of *Fan* and *Hui*, and seems like a huge network full of layers containing its internal embranchments. After these researches, we discuss *Hai's* semantical evolvement path.

**Key words:** Sememe; Govern; Semantical evolvement chains; Semantical evolvement path

(责任编辑:石磊)

①沈家煊《实词的虚化机制——〈演化而来的语法〉评介》。

②马清华《词汇语法化的动因》。

③李宗江《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9年,第220-239页。

④Johnson. *The Body in the Mind: The Bodily Basis of Meaning, Imagination and Reason*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23.